

从历史的尘埃中，把北海人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发掘出来

北海人不会失去记忆

——访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周德叶

北海晚报记者 李培 实习生 方晓淦

编者按：

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工作尘埃落定，北海不负众望从 200 多座城市中脱颖而出。“申名”成功之后，北海应当如何深刻认识、合理保护并充分利用这一文化资源，推动北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？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北海文化界知名人士，并推出“历史文化名城大家谈”系列报道以飨读者。

新闻人物：周德叶，北海文化界名人，曾任北海市文物管理所第一任所长。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虽已退休多年，但念念不忘的，仍是这种对文物的痴迷。

让“立体年鉴”继续“说话”

2010 年 11 月 9 日，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有关请示，同意将北海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全城百姓欢欣鼓舞，北海市文物管理所第一任所长、目睹北海“申名”全过程的周德叶老人更是心潮澎湃。

周老向记者展示了一叠叠文字资料，这些是他多年来呕心沥血对北海历史文化遗迹的研究心得。



周老在其家中接受记者采访畅谈的瞬间。王子游摄

“申报历史文化名城，北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”周老说，“拿最广为人知的珠海路来说，许多学者专家来到北海，都被震住了。这么大、这么长，这么具有建筑风格又能形成建筑群的老街，在国内都是罕见的。对第一次见到老街的人来说，那种视觉上的冲击力，是巨大的。我曾在《北海有个金饭碗》这篇文章中专门提到过，对老街的建筑，要着力保护，绝对不能毁坏。”周老告诉记者，被北海人昵称为“老街”的珠海路，1927年以前曾是北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区，店铺鳞次栉比。中段的店铺主要经营来自苏杭的绸缎；东段的店铺主要经营鱿鱼、沙虫、虾米、鱼干等干海味；西段接近外沙港口，所有店铺全部经营缆绳、渔网、渔钩、渔灯、风帆布、船钉等渔民用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街道建筑日渐老化，但由于保存完整，仍被历史学家和建筑学家誉为“近现代建筑年鉴”。

“著名作家舒乙认为，珠海路和新加坡国宝级的老街一模一样，建议北海市保护好这条极具开发价值的老街。英国建筑专家白瑞德先生认为，珠海路的历史文化价值，不但对北海意义重大，对华南地区、全中国及至全世界也有重要的历史意义。”谈起珠海路对于“申名”的意义，周老有一肚子话要说，“当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市长皮埃尔·布尔克则建议北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，将珠海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来保护。我也为此向市里反映过，但当时规划局的一位领导对我说‘中国的东西太多了，北海的条件不一定够’，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这之后听说开平碉楼申遗成功，我越发感到，事在人为。”周老说，当年他考上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时，每年回家都会经过开平，曾多次见过开平的碉楼，2007年碉楼申遗成功后，曾写过一组文章《开平碉楼与北海老街》，详细论证了北海老街的历史文化价值，当时他想，“要是北海来一个重视这件事的领导就好了。现在，梦想终于成真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周老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北海的‘申名’工作为什么会成功？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回答的。申报工作是很艰难的，硬性指标太多，不是说你拥有一个建筑单位就可以去大模大样的申报了，‘名城’是指一座城，一座城市里所有有价值的文化遗迹都要达到一定水平才能申报的。”对全程目睹了北海“申名”工作历程的周老而言，“申名”的成功是具有必然性的。“一个城市的历史遗存，尤其是历史建筑，是揭示城市各个发展时期最有力的见证物。世界著名作家果戈里说过，‘建筑同时还是世界的年鉴，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，它还在说话。’北海的沙脊街，英、法、德领事馆旧址以及珠海路老街经历了百年沧桑。1984年北海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后，振华大厦、皇都大酒店、凯旋大酒店等高层现代建筑先后建成。这些古老和现代的建筑，成为北海各个历史时期珍贵的立体年鉴，它们在不断地‘说话’，诉说着北海古老的起源和变迁。”

“修旧如新”任重道远

“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是一个长期的工作，名分拿到了，要做的工作就更多了，在我看来，要将北海建设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之城，还需要多年的努力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，要做好对现有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。”三句不离本行，周老说着说着又转回了自己的老行当：文物保护。

“文物保护是一门学问，东方、西方各成体系。东方的习惯是，按照历史原样进行修复，追求将建筑文物恢复到刚刚建成完工时的样子，亮丽崭新地向大家展示其风貌；而西方则追求历史沧桑感，只对其进行内在质量的修复，从外观而言，无论如何破烂也要保持。这是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别，三两句话没法说清楚孰优孰劣。”但在周老看来，对北海而言，东方这种“修旧如新”的保护修复方式显然更具优势，北海历史建筑的特点主要就体现在它的外观上，如果单纯的修复内在忽略外在，那么其实际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，而北海作为旅游城市的一大优势也将不存在。”在周老的眼中，“北海历史文化的建设重在对文物古迹的修复，而文物古迹的修复则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工程，很难，非常难，除了资金的问题之外，技术方面的限制也是修复工作进展迟缓的主因。”“文物古迹的修复需要专业的资格，而在中国，拥有这一资格的专业建筑队伍寥寥无几，它要求的不仅仅是对建筑进行修补的基本手艺，而是这些修复人员本身也要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物研究水平，要了解不同的遗迹的建筑制造工艺，要对遗迹的原材料有所了解。不懂历史工艺的人，如果使用现代化的工艺材料，对遗迹造成的变化和破坏都太大了，而不懂历史的人，是没办法把遗迹‘修旧如新’，恢复到当初的原貌的。”谈到对文物的修复和保护，周老有些落寞，“保护脱离不了维修，维修要遵循《文物保护法》，可是这样精通专业知识的人才太少了！”在采访的最后，周老告诉记者，他对北海历史文化建设的明天依然充满着向往：“有这样一个重视北海历史文化的领导班子，有这样一个肯踏踏实实为北海的历史文化做些事情的团队，有这样一批北海文物、北海历史的痴迷者，北海人就不会失去记忆。我们这一辈人要做的，就是从历史的尘埃中把北海人最光辉灿烂的一页记忆发掘出来，让后生晚辈引以为豪，把这份历史的传承延续下去。”

(2010年12月30日《北海晚报》)